

空軍飛行員發現十三行

· 潘精華 ·

開啟臺灣城市考古之鑰

空軍飛行員潘克永少校發現十三行遺址

行遺址

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潘克永少校，自從發現「十三行遺址」，無形中打造出一把臺灣地區城市的考古之鑰，打通一條通往過去的時光隧道之門，讓下一代可以和異時空進行對話，以軍人身分，為田野考古工作，發揮卓越貢獻，實在功不可沒。後來，在考古學界與政府部門共同努力下，民國九十二年「十三行博物館」正式完工並開館，這是臺灣第一座國立考古博物館。

潘少校的特殊發現，讓歷史和學界同時受到啟發，政府開始重視考古發掘及水下考古研究工作（例如：澎湖海域、東沙島環礁、日月潭水下考古等），包括中央研究院、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防部、教育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各縣市文化局；等，開始重視考古研究發掘與收藏修復工作、積極推廣考古文化教育（由於部分遺址在軍事管制營區，例如清水牛罵頭文

化遺址、埔里大馬璘遺址等，探勘必須經過軍方同意，國軍對歷史文化皆相當支持）；自此臺灣考古文化逐步受到國家重視，先後訂定十處國定遺址，包括：八仙洞遺址、大坌坑遺址、卑南遺址、鳳鼻頭遺址、圓山遺址、十三行遺址、萬巒岩雕群遺址、曲冰遺址、漢本遺址、丸山遺址（資料來源：參考自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惠來遺址」展示區遺跡再現

筆者受到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潘克永少校的考古啟示，毅然加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考古隊擔任義工，參與考古專業知識和修復典藏導覽解說工作。承蒙清華大學人類學系主任何傳坤教授（已故）、科博館人類學組主任屈慧麗博士、劉克竑研究員、林德牧老師、趙啟明助理等人，親切指導挖掘、修復、展示、典藏及挖掘遺址回填（完好保存地下珍貴文化資產），科博館考古團隊花費三十年時間，在中部發掘了番仔園、清水中社、鹿寮、南勢坑、山仔腳、惠來、中興大學、西大墩、麻糍埔、安



筆者（左一）受到空軍飛行員潘克永少校的考古啟示，毅然加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考古隊擔任義工。

和路……等重要史前遺址。考古學家揭發，史前軌跡文物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保留在原地土層中，例如惠來遺址的「小來公園」，中興大學頂橋仔農業研究中心大樓、學生餐廳，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臺南新市南科「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等，目前都遵循這項作法。

臺灣文化資產「惠來遺址」，經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考古隊六年來辛苦探勘挖掘，證實臺中市是一個具有古老文化的宜居福地，為拓展鄉土文化教育視野，筆者親身投入



得益於考古團隊與田野工作者幫助，國人才能瞭解臺灣地區曾具備古老多樣文化。

考古行列，擔任挖掘、導覽、修復、典藏意義，提供各界參訪研究之用，並節錄個人編撰的導覽解說大綱，無償提供軍事部門、機關團體、各級學校作為戶外教學行前參考。

探索「惠來遺址」遺跡展示區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考古隊的屈慧麗主任、助理趙啟明先生和全體田野工作者，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在臺中市七期重劃區第一四四號「抵費地」挖掘出土臺中市第一座古代墓葬，這位身長九十九公分的孩童遺骸，可以從第一顆已發育

但尚未突出牙齦的臼齒推測，年齡可能落在六歲以下，直到市府定位為遺址公園之後，共計出土二十四具一千三百五十多年前的古人遺骸。表土層下的文化層包含了番仔園文化、營埔文化、牛罵頭文化以及尚未確定的大坌坑文化。

由於遺址地點位於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這塊先民聚落遺跡區就被稱為「惠來遺址」。經民眾票選，把這兒第一位出土現身的孩童命名為「小來」。臺中市各級學校暨社區民眾對文化資產非常重視，經常來到「惠來遺址」探訪，此地現已正式列登國家文化資產保護區，並規劃設置遺址公園——「小來公園」，作為國人戶外教學最佳選項。

城市考古一直存有「遺址文物保護」和「都市開發利用問題」的爭議性，這項議題亦受到愈來愈多社會大眾關注。各級學校經常安排課程，透過人類學開啟學生對文化與社會生活比較研究的視野，並配合鄉土教學推動，探索生命的意義，用來啟發青年學子重視永續環境與生態。在戶外教學的情境學習領域中，可以讓青少年認識臺灣本島從新石器時代至今，不同時期所代表的多樣文化，讓「小來」故鄉的家人能在臺中都會區，和我

們一同見證城市演化過程，為時代寫歷史，為文化作見證。

「小來」被挖掘出土時，埋葬方向是頭北腳南，俯身葬的葬姿保持良好，雙手放置於背後，臉偏西側，腿部朝南，頭前西北方有魚脊椎骨的串珠項鍊、腰邊東側有一塊磨製的礪石作為陪葬品，腳後方則有二顆中型鵝卵石作為記號，周邊另有十數粒大小石塊護衛亡者。專業人員送驗骨骼樣本，經熱釋光檢測及美國碳¹⁴放射性碳定年實驗室（Beta Analytic）檢測，「小來」生活在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工作人員接著在「小來」西南側三公尺挖掘出M2第二座墓葬，南側約八公尺發現M3第三座墓葬（二座墓葬都是頭東腳西方位），迄民國九十七年八月，考古隊在「惠來遺址」共計挖掘到二十四具遺骸。

後來受部分因素影響，宣告中止探勘挖掘工作，臺中市文化局在遺址現場搭蓋簡易教室，將「惠來遺址」區的土方回填復原，改為設立遺址公園教學展示區，並由科博館人類學組實驗室林德牧老師及曾參與南投埔里大馬璘遺址挖掘工作的的泰雅族原住民陳春仁先生（外號「酋長」），負責製作砂膠玻璃纖維標本複製工程，考古隊田野工作者和義工在人類學組



考古期間，每一區塊要測量定位座標、繪圖、無人機空拍、攝影標示記錄所有層次及文物發掘方位點，每天完成日誌登錄。

主任屈慧麗研究員與林德牧老師技術專業指導下，複製遺址挖掘工程遺跡，建構在簡易教室的教學展區內。

「惠來遺址」展示區重點介紹

海拔約七〇公尺高的「惠來遺址」，位於臺中盆地西側，臨近筏子溪水域，會被發現的原因，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東海大學生物系學生陳聖明，其過去曾在國立科學博物館的人類學組擔任暑期工讀生，具有考古敏銳性，當時在臺中市區「衣蝶百貨」建

地停車場附近，撿拾到可疑陶片，主動送交科博館人類學組鑑定，發現竟是史前時代的繩紋陶，因此開啟臺中市城市考古揭謎探勘作業。

臺中市一四四號「抵費地」歷經六年探勘挖掘，陸續發現距今三千五百年前的牛罵頭文化、二千五百年前的營埔文化、一千三百五十年前的番仔園文化，推測涵蓋面積至少在十五萬平方公尺，出土石器、製造工具及遺留物包括：石材、石錘、石鋤、網墜、石刀、灰坑、獸骨、炭化粳稻、二十四具俯身葬先民遺骸。據研判「惠來遺址」聚落先民生活以農耕與採集為主，漁獵為輔，文化層發現植物包括炭化粳稻、梅子、苦楝、油葉石櫟、青剛櫟等。動物則發現鳥、兔、鹿、羌、野豬、烏龜、食蟹獐、狗獾、貝、牡蠣等遺跡標本，多種遺留動植物讓我們對先民生活環境有更多想像空間。

此外，考古隊在遺址中，挖掘到沼龜腹甲、梅花鹿角、鹿骨、山豬牙、魚骨、苦楝子、灰黑夾砂陶罐、玉環、玉簪、瑪瑙、琉璃珠、陶珠、骨鑽、骨針、骨鏃、網墜、石刀、石斧、繩紋陶罐、紋飾陶、來自花蓮的豐田玉等，讓學者對臺中市歷史文化研究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一、木材堆積區：

木頭、陶片、石塊堆積被泥砂掩埋之後，其中木材長期埋在地下，濕度達到均衡，並未完全腐爛。在地下靜待一千多年後，經考古一層一層挖掘出土。

二、陶片棄置堆積區：

史前人們在使用陶容器過程，不小心打破器皿或烹煮食物時遇熱爆裂；惠來人擔心走路時被破片割傷。通常會選擇一個特定的位置棄置這些破碎片，在陶片棄置堆積區，出土的紋飾陶和繩紋陶，各有美麗的波浪紋和刺點紋飾。

三、墓葬區：

一四四號「抵費地」所發現的墓葬共二十四具，埋葬方向多數為東西向，少數以南北向。展示區複製位於西側第六座及位於東側第八座墓葬，其左手置於骨盆上，右手在身體側邊，頭和肩側有數顆礫石為記號，顯示番仔園文化的俯身葬俗與臺北八里十三行文化屈肢葬不同；此外在大甲番仔園、外埔鄉麻頭路、龍井鄉龍泉村、清水中社遺址都有發現俯身直肢墓葬，頭多朝東，有的將陶罐覆蓋在死者頭部。

四、石器加工遺跡區：

一千多年前，臺灣中部地區進入

鐵器時代，鐵器數量不多。惠來人用石器敲打製成石片器、磨製馬鞍型石刀。製作工具以石錘、砥石、礪石為主。在遺跡區有石材、石核、石片廢料、石錘、砥石等。

五、大型獸骨棄置堆積區：

一千年前的臺中盆地，有很多叢林綠地，孕育不少野生動物，其中大型梅花鹿或野豬，是惠來人的狩獵品，也是他們重要蛋白質主要攝取來源。從殘骨、牙齒來看，被捕獵的野豬尚未成年。食用這些大型動物之後，上下顎骨會高掛起來，山豬獠牙串掛在頸上或作為帽飾，炫耀輝煌戰果。

六、灰坑遺跡區：

灰坑就是垃圾坑，深度大小不一，口寬底窄的坑穴，堆積陶容器碎片、吃剩的獸骨、植物種子、紅燒土塊、灰燼皮屑。考古學者往往從灰坑遺留物中找到當時惠來人的生活習性。

七、小型動物獸骨棄置堆積區：

惠來人狩獵不到大型動物時，也會捕捉小型動物食用，吃剩的獸骨被集中棄置。其中有山羌、狗獾、麝香貓。狗獾約十公斤、體長約五十公分、黑白相間的毛皮，惠來人獵捕作為禦寒冬衣。隱匿林間的夜行麝香貓有特殊香腺，兩種動物已在臺灣絕種。

八、柱洞及建築木構遺留區：

惠來人用的建材是以木、竹為主的有機物，絕大部分建材都在自然環境中分解，未能保留下來。惠來遺址地層中仍有部分保留的柱頭，經鑑定為無患子科，疑似龍眼樹。一道道排列整齊、深度大小不等的柱洞，可看出惠來人為穩固房屋基柱，將木、竹埋深打入生土層或礫石層中。分解後的木柱顏色與生土層土壤顏色有差異，有點像吐棄的檳榔渣。由柱洞排序研判惠來人房屋是長方形，向北延伸五至十公尺。

九、溪流礫石堆積區：

從文化層位觀察，文化層疊壓在河砂質生土層上方。可以知道惠來人是逐河而居；另外由筏子溪及其支流由北向南匯流、地層中石礫堆積覆瓦結構，看出當時地理環境是經常變化的狀態。

十、文化堆積層區：

考古工作採用層位學，主要是從地質學層位，耕田下四十公分採土器鑽探，地下六至十公尺岩芯鑽探河床沈積樣本研判。

堆積現象對研究沒有文字記錄的遺址很重要，從不同年代層位堆積探坑挖掘到的出土物分析可幫助瞭解文化層形成原因。一般顯示層為垂直堆積關係的探坑斷面圖，是考古工作者

在試掘完成後所做的記錄。「惠來遺址」第一四四號「抵費地」地層堆，從上往下分為廢棄土層、表土層（包含耕土層、田隔土層）、文化層（包含番仔園文化、營埔文化、牛罵頭文化、未確定的大坌坑文化）、生土層（青灰色砂質土）、礫石層（河床）。考古區塊挖掘以長、寬各兩公尺（四平方公尺）見方為區塊單位，每一層挖十公分高度，完成出土文物蒐集、拍照、繪圖、紀錄，再往下一層十公分挖掘……。將廢棄土層挖開，表土層出現耕土層、田隔土層、文化層，生土層、砂礫石層為止，以下就沒有文化探勘元素。每一區塊皆要測量定位座標、繪圖、操控無人機空拍、攝影標示記錄所有層次及文物發掘方位點的珠絲馬跡，紀錄日誌每天完成登錄，出土文物經科博館實驗室篩洗、黏合修復、石膏補足缺口原樣、研究考證、公開置展、規劃典藏、數位存檔攝影製作……等，絕不能馬虎。

謹以此文感謝發現「十三行遺址—臺灣「城市考古」先驅空軍飛行員潘克永少校的貢獻，讓我實地參與體驗考古工作的艱辛和歷史文化的鄉土情懷，思本溯源精神。

飛行官潘克永少校 謝謝您！

（全文畢）